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

胡漢民先生歸國後

冊
(二)

杜印行

胡漢民先生于本年一月十九日由歐返國其在一月杪以前在香港及廣州之演詞暨談話經由本社刊行「胡漢民先生歸國後之言論」第一輯茲續將其招待革命老同志之演詞對日本松井大將及對國事之談話集刊爲第二輯以供快覽

——編者——廿五年二月廿九日

第二輯目錄

招待興中會同盟會革命老同志及各團體代表時之

演詞

大亞細亞主義與抗日——與日本松井大將之談話

對國事之談話

胡漢民先生招待興中會同盟會革命老同志

及各團體代表之演詞

廿五年二月十五日

各位同志，各位代表，小弟此次到省將及廿日，事務匆迫，身體又須得適度之息養，對各位老同志，未能一一延晤，藉叙契闊，并答謝廣州市各團體對小弟歡迎之盛意，至爲歉悵，今日特邀約各位蒞臨，得聚首一堂，無任欣快。

小弟自歐返國，備承海內外同胞同志之關注。各界之熱烈歡迎小弟與所以期望小弟者，厥爲主持救國大計之六字。關於此點，小弟到

省之日，卽已畧貢其所見。小弟以爲我人身爲中國國民，又爲中國國民黨黨員，職責所在，無論對黨對國，均不容有所規避，想在座同志，亦必已洞明斯義，自加鞭策。總理有云，「革命尙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所謂同志云者，無分新舊老少，旣屬同志，卽不能自棄其對黨對國之責任。本黨之三民主義，卽爲救國主義，故光大本黨主義，旣所以爲黨，亦所以救國，爲黨奮鬥，以救國之責自任，實我同志人人之應有事也。

小弟日前在招待省市黨部代表席上，曾畧抒意見，深慨於本黨黨務之不競，認爲有急切加以整理之必要。今日在座諸老同志，皆有二三

十年以上之革命歷史，本黨同志過去之犧牲奮鬥精神，均所目睹，且有不少係自身親與其事者，對於本黨今日之現象，必不無感慨。原總理之主張，係以黨建國與以黨治國，黨人不競，國何以建，又何以治，在理論上如此，在事實上亦復如此。十餘年來，黨事敗壞，所謂黨人者，或藉黨營私，或依黨而作惡行奸，黨先失其緊張嚴肅之本質與犧牲奮鬥之精神，主義固不復體行，而總理建黨之原始的意義，又遂失其存在。故我人今日一方面固應戮力救國，注意中國民族當前之憂危，設法救挽，同時亦必須團結真實之同志，鞏固本黨陣線，訓練新進黨員，以充實本黨之力量；必如是，始能發揚總理建黨之原

義，而救國大業，亦始能賴以廣續。縱觀俄意德諸國之政黨，無論左傾右傾，其黨員之忠實於黨，盡力爲民，皆遠不可及，所謂「以身先之，以身勞之」，實爲彼輩一種真實之寫照；故其黨務之進展，一日千里，人民之崇信，亦能與日俱增；其結果，使國家地位日益鞏固，而其他國家亦遂無敢加以凌侮。此種事實，我人亟宜引以自效，并引以自警者。

小弟自到省以來，一住二十日，迭得海內外同志函電，於小弟行止，備極關懷，殷殷以此爲問者，連日不絕，小弟今日即欲乘此機會，略述對於此事之意見。小弟去歲出國，雖休養六月，健康實尙未恢

復；比以體弱畏寒，醫者謂北方寒冷，均屬暫留。故以時間言，北行現尙有待。次之，所謂主持大計云者，亦決非空言可了。所謂主持大計，必須有辦法，尤須問所謂大計云者，究屬何等，據小弟觀察，中國過去數年間之所謂大計，均屬錯誤，所謂辦法，亦盡屬錯誤，諸如外交政策，財政政策，軍事政策，以及內政上之種種設施，均足以加速國家之分裂，增益人民之痛苦，加重外患之侵凌。而年來推行此種錯誤政策之結果，亦已昭然若揭。小弟之主張政策，曾詳盡揭示於國人，今日可以明告於各位者，則小弟之主張政策，仍屬一貫，決無變更；小弟之行止，則絕無問題，惟視乎黨之主義，能否推行，主張政

策能否實現而已。所謂「個人的問題」，實無與焉。

小弟年將六十，自檢生平，於功名權力之事，夙極恬淡。如就個人言，小弟實無所求於同志，然爲黨國言，則甚有求於同志，就個人言，小弟又無所求於西南，然爲黨國言，則甚有求於西南，再進言之，個人實無所求於國民，然爲國家言，小弟實甚有求於國民，私衷唯一之期望，卽在如何羣策羣力使能救挽此殘破之中國，力爭我國家之自由平等，耿耿此心，不唯可以剖示於同志之前，且可以告之天下後世而無愧。今日時危勢急，所賴我人之奮勉努力者，實甚急迫，不容我人之自棄，故在座老同志，亦不能自以爲年老，有所退縮，亟應繼

續以二十年前之革命精神，始終努力。今日在座之蕭佛成先生，即爲本黨老同志之模範，蕭先生已七十餘歲，七十歲後，文章。政事。識力，突飛孟晉，較之五十六十歲時，尤爲顯著，至足令人驚異，本黨之有蕭老同志，實爲本黨之光榮，國家之至幸，爲小弟所不勝心折欽佩者，故本黨老同志，均不容自以爲年高，仍當力求進步，努力革命，效法蕭老同志之所爲，重新建立黨的生命，至所企望。

今日招待不週，或多簡慢，統希諒之。

大亞細亞主義與抗日

胡漢民先生與松井大將之談話

今日于廣州，獲見松井先生，私衷甚快。憶自民十六年在南京晤談之後，瞬將十年，當年之談話，至今尙使余留有深刻之印象。松井先生曾言：「中日兩國，必須本孫中山先生之遺教，體行大亞細亞主義，以維繫遠東之和平，謀中日之共存共榮，倘中日兩國不能協力于此，至使中國不得已而與蘇俄及其他國家相携手，實將爲日本之過，尤爲余松井個人之過」云，余對松井先生此種光明勇敢負責之言論

至今引爲幸慰！

今日中日兩國之關係如何，無待深言。余認爲凡倡導大亞細亞主義者，于今日之情狀，均應痛自刻責，不僅松井先生應引爲個人之過已也。○民國二十一年，犬養木堂先生組閣時，余已在港養病，曾致函痛論遠東事件，就主義黨誼歷史事實各點，督責木堂先生至爲嚴切，當時木堂先生曾以長函覆余，詳析中日事件之源起癥結，謂：「鮮有能明 孫總理之亞細亞主義者爲其主因」，其言亦甚沉痛。○木堂先生并誓以最大努力，解除中日間當時所有之危難，所以督過余者，亦至殷厚，自謂：「在政友會僅有數年之歷史，余在國民黨則有數十年之歷

史，且爲寢饋於孫先生遺教最深之人，中日關係至此，余亦不能自逃其責」云。木堂先生爲深明孫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一人，尤爲最能贊助中國革命之一人，不幸被擊殞命，賡志以終，實我所深惜！余以爲在日本政治上，少一眼光遠大之明智的政治家如犬養木堂其人者，不僅爲日本之不幸，實爲遠東之不幸！

孫中山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含義至爲明顯，約言之，爲東方的王道主義的，非西方的霸道主義的，爲濟弱扶傾主義的，非巧取豪奪主義的，爲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非帝國主義的獨佔主義的；故與近時日人所艷稱之所謂亞洲門羅主義，亦大異其趣。松井先生或能憶

及一歷史的事實，民國二年時，余侍 孫先生赴東京，曾訪首相桂太郎， 孫先生語桂太郎云：「就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言，實以真正平等友善爲原則。日俄戰前，中國同情於日本，日俄戰後，中國反而不表同情，其原因，在日本乘戰勝之勢，舉朝鮮而有之，朝鮮果何補於日本？然由日本之佔有朝鮮，影響于今後之一切者，不可以估量，此種措施，爲明智者所必不肯爲。」○桂太郎聞言悚然，語 孫先生云：「余此次受命組閣，僅三閱月，使余能主政一年，必力反所爲，有以報命！」此一經過，爲松井先生所親歷，想當能憶之。

又有一事，容爲松井先生所不及知者，余曾詳紀於論著中。民國

四年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條件，脅迫袁世凱承認時，余與 孫先生等正亡命日本，反對甚烈，住友人頭山滿家，與寺尾博士比屋而居。某日，寺尾博士召集若干學者，請 孫先生演講，并詢 孫先生云：「我人有一甚懷疑之問題，即日本固凌侮中國，侵佔中國之權利，然歐美各國，亦未嘗不凌侮中國，侵佔中國權利，何以中國人恨惡日本，較恨惡歐美爲尤甚，先生能解釋其故否？」 孫先生云：「中日兩國同文同種，誼如手足，中國如兄，日本如弟，在種種方面，本當提携協作，至中國之於歐美，僅泛泛之友人而已。泛泛之友人予我以凌辱，已爲難堪，乃爲之弟者，既不能同舟共濟，且進而凌侮乃兄，其凌侮

之手段，尤較泛泛之友人爲甚，爲之兄者，將恨惡友人多乎？抑恨惡乃弟多乎？其理甚明，無待詮釋。○一依此事實，亦知孫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實以平等互助爲原則，注意於民族之濟弱扶傾，各個發展，以共同抵抗外來之侵奪爲主旨者，其非獨佔的與巧取豪奪的，彰彰明甚。○今日之日本，在政治上，固無桂太郎其人，卽如犬養木堂者，亦未可亟得，至名人學者如寺尾博士者，亦不恒見，惟遷就事實，曲解亞細亞主義者，則所在多有，我人在歷史之回憶中，每引爲痛惜！

依余觀察，日本近年來對於中國之舉措，實甚失策，中國政府固顛預可笑，然日本亦正未爲有得。○種種協定，如所謂塘沽協定，何梅

協定等等，所得於中國者究爲何事？如冀東殷汝耕之一幕更屬無聊！或以日本在華北之種種，皆諉諸防俄，然中國人民今日之恨惡日本，已較恨惡蘇俄爲甚，潛伏之反日情緒，任何人不能遏抑之，中國人人，實有「與其亡於日本，毋寧亡於共黨」之痛感。民族主義之精神，已深入於人民骨髓之中。惟政府不能領導，且多方壓抑；然此種壓抑，必屬徒然，壓之愈甚，暴發愈烈，反民族主義政權之顛覆，與民族鬥爭之壯烈的一幕，期在不遠，此余所敢斷言者。又如日本最近三原則之提出，就文字之解釋言，殊屬無意義無理由，在真正了解中日政治關係者必且掩耳而走。大致近年日本軍政之負責者，似勇士多而